

中|国|故|事 · 黄|河|书|系

爱情史

About Love

常 芳◎著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013067698

I247.57
2852

中国故事·黄河书系

爱情史

常芳著



北航

C1675524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ISBN 978-7-2001-3743-1
I247.57
2852

I247.57

285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史/常芳著.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2013.8

ISBN 978-7-5001-3793-1

I. ①爱… II. ①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0976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6层

电 话/(010) 68358718 68359376 68357328

邮 编/100044

传 真/(010) 68358718

电子邮箱/book@ctpc.com.cn

网 址/http://www.ctpc.com.cn

作 者/常 芳

封面摄影/孙占礼

策划编辑/张高里

责任编辑/曹晓雅 于建军

排 版/竹叶图文

印 刷/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规 格/690×980毫米 1/16

印 张/20

版 次/2013年8月第一版

印 次/2013年8月第一次

ISBN 978-7-5001-3793-1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中国故事·黄河书系

出版前言

“中国故事·黄河书系”是一项大型文学原创精品书系，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大出版工程之一，它与“中国故事·长江书系”是比肩而立的两个姊妹项目。黄河、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孕育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辉煌文明的摇篮。“中国故事·黄河书系”意在以黄河为精神纽带，遴选沿黄河流经地域的作家创作的优秀长篇小说和长篇纪实文学来反映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传承和现当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人民的心路历程和精神追求。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简称中译公司，英文缩写为CTPC）成立了由国内外知名评论家、作家和出版专家组成的“中国故事·黄河书系”出版工程专家委员会，负责挖掘优秀作家资源，遴选优秀原创作品，首先出版这些作品的中文版。同时，“中国故事·黄河书系”出版工程的多语种版项目也已启动。中译公司将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联合国际上的著名汉学家、翻译家，选择具有持久生命力和重大出版价值的优秀作品结集持续出版下去，并以每年8—10本的规模将这些优秀作品译介到海外。我们将努力把这一重大出版工程打造成在海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品牌。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是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国家级翻译

出版机构，为联合国提供翻译服务已达四十多年，承接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大型国际活动的口笔译服务和许多重大出版项目的翻译工作。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脚步的不断加快、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话题”逐渐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便是最好的明证。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将发挥自己在多语种翻译方面的优势，架起语言的桥梁，让更多的中国作家和作品走向国际市场。

我们相信，华夏文明必将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再创辉煌，优秀的中国当代文学也必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外读者。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译出版”）成立于1957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家从事翻译出版工作的单位。公司成立以来，始终秉承“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宗旨，致力于向世界介绍中国、宣传中国，同时也积极引进国外优秀文学作品，丰富中国读者的精神生活。公司拥有一流的人才队伍和先进的技术设备，为国内外客户提供高质量的翻译服务。多年来，公司承接了众多重大出版项目，包括《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的翻译出版，以及《红楼梦》、《西游记》等古典名著的海外出版。公司还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为增进中外友好关系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译出版”）成立于1957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家从事翻译出版工作的单位。公司成立以来，始终秉承“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宗旨，致力于向世界介绍中国、宣传中国，同时也积极引进国外优秀文学作品，丰富中国读者的精神生活。公司拥有一流的人才队伍和先进的技术设备，为国内外客户提供高质量的翻译服务。多年来，公司承接了众多重大出版项目，包括《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的翻译出版，以及《红楼梦》、《西游记》等古典名著的海外出版。公司还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为增进中外友好关系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译出版”）成立于1957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家从事翻译出版工作的单位。公司成立以来，始终秉承“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宗旨，致力于向世界介绍中国、宣传中国，同时也积极引进国外优秀文学作品，丰富中国读者的精神生活。公司拥有一流的人才队伍和先进的技术设备，为国内外客户提供高质量的翻译服务。多年来，公司承接了众多重大出版项目，包括《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的翻译出版，以及《红楼梦》、《西游记》等古典名著的海外出版。公司还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为增进中外友好关系做出了积极贡献。

目 录

第 1 章	耳朵像阳光穿透云层一样好	3
第 2 章	砌龙凤宅有不少讲究	16
第 3 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	30
第 4 章	要有光就有了光	45
第 5 章	墓地公园	56
第 6 章	骡子驮着盐飞上了天	67
第 7 章	被一条蛇咬了舌头	86
第 8 章	一百户九十个姓	105
第 9 章	人该做的事情都推给了机器	122
第 10 章	你还真就是个人物	130
第 11 章	“国家大事”	146
第 12 章	你一辈子都在寻找证据	158
第 13 章	蛤蟆屁股上的鸡毛	173

目 录

第 14 章	麦子金色的波浪	183
第 15 章	一封从美国来的信	192
第 16 章	世界地图	202
第 17 章	童年都是在乡下度过的	214
第 18 章	车前子举着一柄小巧的利剑	230
第 19 章	桑叶上的月光都是绿色的	239
第 20 章	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	252
第 21 章	身在江湖心存魏阙	262
第 22 章	想捞金子就要先筛沙	273
第 23 章	在地上行走的鱼	285
第 24 章	撑什么船也要见风使舵	298
后 记		310

| 上 | 卷 |

Part One

第1章

耳朵像阳光穿透云层一样好

在尚宗仁三岁时，母亲背着 he 到崇光寺去上香。走到庙门外咸瞎子的摊子前，母亲忽然想给尚宗仁算算关煞，就从背上放下尚宗仁，牵着他的手到了咸瞎子跟前。报完生辰八字，咸瞎子掐着指头算了一阵子，突然停下掐动手指，手指僵在了脸前，他缓缓地开口说：“二嫂子，您也别给我钱了，省下两个钱，领上孩子到庙里进香去吧。”

按照锦官城的习俗，被瞎子算命不要钱的人只有两种：一是快死了；二就是命贱得不值两个铜板的算命钱了。尚宗仁的母亲急了，慌张地问：“大兄弟，这年头兵荒马乱的，您这是怎么说的？”

咸瞎子翻动着两只空洞的眼睛说：“乡里乡亲的，我平日里又没少得到您家老太太的施舍，就再遭一次天遣，泄一回天机吧。不瞒您说，别看您家里现在置了几十亩地，还开着饭铺子，走着油盐驮

爱情史

子，可您这个儿，命里注定就是个数门鼻子的命。”

咸瞎子的一番话，听得尚宗仁的母亲心里惶惶的，庙也忘了去，抱上儿子扭头就往家走。回到家里，她不敢和家里人声张，连丈夫二梁也没敢说，只是整天在背地里偷偷抹着眼泪。她反复想的是：除了要饭，这世上还有什么活计，用得着挨家挨户地去数人家的门鼻子？

一九五〇年，县里到锦官城设了个邮政分所，要在锦官城招募一名送报送信的投递员，还特地说明“人要热情，老实本分”。可惜告示贴出去一个月，也没人愿意去干这种跑腿受累的活。锦官城的人普遍认为：身上背着个布袋子走村串户地乱转悠，挨家挨户地打听门口送信，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要饭的呢，人家还不放狗咬？邮政分所挨着剃头匠子老冉的剃头铺子，尚宗仁到老冉的铺子里剃完了头，站在门口朝邮政所里瞅，就看见了所长老苏。老苏手里拿块抹布，站在里头擦着柜台，抬头间看见了在朝里张望的尚宗仁，就笑着招呼道：“进来看看。”

尚宗仁笑了笑，摸着刚理过的短发，走进了邮政所的门。一间屋子，一节水泥柜台，两眼就瞟完了。尚宗仁看着老苏说：“现在，锦官城的人朝外写信，给你就行了？”

老苏说：“买张印花贴上，给我就行了。”

尚宗仁有点怀疑地说：“真是天下什么地方都能收到了？”

老苏折身走进柜台里，一会，手里拿着几封信转了出来，把信举到尚宗仁眼前说，你看看，这是从哈尔滨寄来的，这是从上海寄来的，都是远路里来的。

尚宗仁看着老苏手里的信，问：“只花几分钱，几千里路远的小村子里也能给送到手？”

“对呀，只要有地址，全天下什么地方都能送到。”老苏点着头，眼睛盯了一眼尚宗仁，“你愿意不愿意来这里给我帮帮忙？这可是个行善积德的好活。眼下是要步行着去送，可过不了一阵子，就能配上自行车。那时候，两个车轮子一转，路就变短了。”

老苏是南方人，人长得和善，说话的声音也绵软。尚宗仁一时没好意思拒绝，摸着头皮，支吾着说：“要是没人来干的话，我就试试。”

回到家里，尚宗仁把他答应老苏去邮政所里帮忙的事一说，他母亲眼里的泪水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她看着儿子，抬手抹着泪说：“看来你真是这个命，让我担惊受怕了这些年。现在你去干这个也好，等于把要饭的命冲了。”

整整一个春天，锦官城的人已经习惯了老邮差尚宗仁从家里走到墓地，又从墓地走回家里。在路上，他时时地会停下来，站到路边，茫然地向四周观望着，样子像是在等待着锦官城那些被楼房和水泥覆盖着的土地上，重新长满庄稼。

清明过后，阳光的穿透力直抵了地心，地温就从深处的泥层里泛出一层一层的暖意，仔细地包围了草木万物的根。草根暖了，就伸开了细长的触须，饱吸着温暖，恣意地冒出了成片的绿芽，夸张地把地面弄成了一幅一幅随心所欲的水彩画；树木暖了，就齐齐地把枝叶梳理得一片清明，把该绿的叶子、该开的花朵都排上了枝头，它们或是星星散散、淡淡雅雅，或是熙熙攘攘、媚态百生，手拉手地演绎着春暖花开的阵势。

一到墓地，老邮差就把拐杖潦草地扔到了草地，双膝重重地跪在了地上。草是新发的碧青的草，鲜嫩、柔软、安静地贴在地面上，轻轻地在和泥土耳语着什么。老邮差身子前倾，两只手远远地朝前伸着，掌心贴在地面上，手指头像草根一样紧紧地抠进泥土里，怎么看，他都像是耕地翻起来的一大块土坷垃，匍匐在油亮的田垄里。

墓地对面是一家工厂，厂子门口站着的几个年轻人，正在那里说笑着。老邮差跪在地上后，有个小伙子停止了说笑，手朝老邮差跪着的方向指了指，朝着背向墓地的小顺说：“小顺你看，那个老头跪拜的姿势，像不像电视上那些去布达拉宫朝圣的人？”

小顺是几个人里唯一的锦官城人。他转过身子张望着墓地，认

出跪在地上的人是老邮差后，继续嘻嘻地笑了两声，说：“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大东公司老板尚进东的爹。这个老邮差，他光知道朝圣，他知道布达拉宫在地图上的位置吗？”

二先生和他的黑狗走到工厂门口，听见小顺那种城里人的笑，厌恶地扫了他一眼。“假鬼子。”他嘟哝着，和黑狗一前一后地往墓地里拐去。

一拐进墓地，他就诧异地张开手，一路惶惶地惊呼道：“老邮差，你这是怎么了？”

黑狗已经跑上前去。它围着老邮差转了一圈，又拿鼻子在他的拐杖上嗅了嗅，嗅完了，平静地扭过狗头，仰脸望着二先生。二先生没理黑狗。他小跑着到了老邮差跟前，弯下腰，侧过脸看看老邮差的脸色。看见没有什么异样，他就拿脚尖踢了踢草地上的拐杖，抖着胡子嘿嘿笑着蹲下来，慢条斯理地说：“这是给谁上香呢？跪得这么隆重。”

老邮差早就听见二先生和他的狗从后边过来了。走到哪里，这个老东西都落不下他的黑狗。那条黑狗就是他的影子，要不他就是那条黑狗的影子，反正他们从来都是形影不离，人狗不分，看得人眼花缭乱。老邮差缓缓地抬起头来，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嘴里嗯嗯啊啊着说：“我这是给自己上香呢。老了，不中用了，脚底下没有根了。”

“我一路都在后头跟着你呢，可没看见你脚下什么时候没了根。”老邮差满手的泥土和草汁，它们新鲜的味道，正从指缝里缭绕着散出来，混合进了空气里。瞅了瞅手上的泥土和草汁，老邮差笑着说：“你看那边，老鸟人也在这里。”

远处，鸟人于树平颤颤巍巍地从墓地深处奔了出来，披着一身的浓荫。走到老邮差和二先生近前，他眼睛死死地盯住他们，惶恐不安地说：“老邮差你摸了一辈子报纸和信，二先生你去济南读过洋学堂，你们都见过大世面，快给我说说，咱们这块墓地还能不能保住了？”

黑狗在二先生身边摇着尾巴。二先生摸着黑狗的头，瞅着老邮差抖动的手，迟疑地说：“老邮差，你这手怎么一直在抖？你来给鸟人说说，让他安心。”

“墓地还能跑了？”老邮差没回答他的手为什么抖。他重新把手摁在地上，仰头看着鸟人，口齿含混了半天后，抬起一只手，伸出食指抖抖瑟瑟地冲鸟人点了点，嘲笑道：“这个老鸟人，到底还是熬不住了。”

路边是随意蔓延、高低相错、姿态各异的杂草和树木；老邮差看着那些在春风里耐不住性子竞相盛开的花朵，心里缓缓地叹着气：如果还有庄稼地的话，眼下正是人们忙碌着到地里给麦子灌水施肥的日子。可惜呀，锦官城的人现在已经没有种庄稼的地了。

一路走着，老邮差走几步，就要站下来歇一歇脚。坚硬的水泥路面硌得他脚底板难受。

锦官城早就面目全非了。老邮差不想看见没有各种庄稼披盖的锦官城，他的眼睛没处着落，索性就只盯着触在路上的拐杖。随着他的步子，拐杖有节奏地敲击着水泥路面，那动静就像一头新挂了掌的毛驴走在新铺的青石板路上，声音聒得人耳朵眼里直起毛刺。没有了庄稼做外衣的锦官城，像是被一个卖豆腐的人挥着把钢刀子，切一包软豆腐似的，三下两下、利利索索，就把一个锦官城切成了无数零零碎碎的块块和条条。那些长条的被铺成了一条一条硬硬的水泥马路，小块的就被无数的砖头和瓦块团团地吞吃进去，弄成了各种形状、各种名目的工厂和店铺。

整个锦官城就剩下一块墓地，还草丰木盛地退缩在那里，没有被坚硬的水泥壳子固住。

早上往墓地里走时，孙子尚连民喊了第一声爷爷，老邮差就听见了。他的耳朵好使着呢。可他装作没听见孙子的话，在几棵槐树下，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右手里的拐杖连触都没有触到地上，在他手里前后地晃动着，既像在给他的步子打着节拍，又像在给他数着

从家里走到墓地去的步数。

他不说话，不是冲着孙子，而是在和小儿子尚进东生气。

孙子一有空闲，就会到河边去，看河底里种的那些麦子，这使老邮差多少感到了点欣慰。现在，家里就孙子还能懂他的心思。去年秋里，眼看节气到了秋分，他心里突然像麦芒子扎着一样想种麦子。夜里睡觉，梦见的都是成片成片或青或黄的麦子地。那些麦芒子扎得他实在难受了，他才去给孙子说：“你找空弄点麦种，到河道里种上点麦子去。”孙子听了，神都没愣一下，把手里的书本一扔，起身去弄来了麦种，还弄来了肥料，下到河底里，刨地撒种去了。麦子种上以后，孙子竟然比他还勤快，每天不计早晚，总会抽空到河边去转转、看看，回来再津津乐道地给他说那些麦苗子的长势。

让孙子去河底里种麦子之前，他给三个儿子都说过这话。三个儿子听后除了置若罔闻，就是用异样的眼光在背后揣摩他，那情形就像他是在说天书。他们根本弄不懂他要表达的那点意图，只有孙子按他的意思办了。孙子知道他喜爱庄稼，喜爱长庄稼的地，喜爱有庄稼的锦官城。儿子们当然也知道他喜欢这些东西，只是儿子们对他喜欢的东西，都在东躲西藏地避着，已经迟钝和麻木了。他们有他们的观点，认为事情往哪个方向发展都有它的历史规律和狗屁道理，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态度都出奇地一致，旗帜鲜明。尤其是最小的儿子尚进东，早就跟他这个老古董说过多少遍了。小儿子说：“古人还知道逐水草而居，顺天时而动呢。全世界的城市都是由乡村演变而成的，远的不说了，深圳就是一个活脱脱的例子，谁敢说现在的深圳人还在怀念过去的乡村生活？还有，就算是美国的农场主，他们也照样喜欢城里舒适方便的生活。”

儿子们的理论一套一套的，老邮差从来不去和他们争辩。争辩什么呢？二先生评论过，说他们家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想想也是，他们都是他的儿子，从骨头和肉到血水，都和他一模一样，臭脾气上来了，十头牛也拉不回来，都是撞到南墙上也不会回头的主。

锦官城的人都习惯叫他老邮差，他心里也叫自己老邮差。现在

又不用拿着粮本、油票到粮站里买粮买油了，除了领工资会用到尚宗仁这个名字，平时，他的名字就跟现在派出所里挂的那些空户一样，只是树叶子似的挂在一个树杈上。

关于树叶子这个比喻，是锦官城最有名的人物小顺说出来的。这个小顺，在大街上一走，丁零当啷地能晃悠出一摞新名词来。二先生喜欢说“五色令人目盲”。这个从城里跑回来的小顺，恰恰就是染缸里一根搅颜色的棍子，身上不知道沾染了多少颜料。老邮差不喜欢这个从城里跑回来的小顺，他现在称呼小顺，都说是“那个从城里跑回来的小顺”。不喜欢归不喜欢，小顺说人的名字是像树叶子一样挂在树杈上，老邮差心里还是有几分赞同的。

老邮差尚宗仁一辈子没有离开过锦官城。

从高处俯瞰河道里的麦子，和在麦子身边看它们的感觉彻底不一样。站在麦子边上看，麦子和人连在一起，人和麦子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在岸上看，麦子就像是在梦里了，遥遥地浮动着，起着涟漪，一点也不切实际的边。

那些在风里涌动、起伏着绿色波浪的麦子，总是让尚连民心里头觉得别扭。若是在十年前，锦官城的人就是用手指头去思想，也不会有人想到，有朝一日，会有人把麦子播种在这条河道里。河道是什么地方？顾名思义，它就是流水的地方，流水的地方可以生长水花水草，生长鱼虾水虫，生长石头和水苔，生长鸭和鹅，但绝对不是麦子扎根生长的地方。可是，现在，这片麦子却不容置疑地被种在了河道里，堂堂皇皇地长在河道里，就像一个怪异的梦张扬着一头飘忽的头发，盘踞在河床一样。尚连民摇晃了一下脑袋，想从脑袋里晃走这个奇怪的梦。

太阳升起来了，金色的马车轮子飞过河边一片杂乱的树木，那些麦子就被太阳柔韧的光芒罩住了。麦子还没有抽穗，叶子和那些崭新的杨树叶子一样，也像涂了层细密的油，在风里软绵绵地摇晃着。刚过了清明，还不到谷雨，它们的叶子还是软的，还不能哗哗

啦啦地在风里发出那种勇敢和明亮的响声。麦子地边的湿地上，开着一朵朵紫颜色的小碎花，半褐半绿的心形叶子紧紧地贴在地皮上，只用细细的绿茎子顶出了那些紫色小花瓣，像是在开花的空档里突然受到了意外的惊吓，模样战战兢兢地僵在了那里，惊慌地观望着，花瓣再也不敢往大处张扬了。

站在麦子身边看麦子时，尚连民脚下就踩踏着这些紫色小花，把它们身体里一滴一滴紫色和绿色的汁液都踩了出来。踩着它们，尚连民并没有注意到脚下的地面上有花开了，更没留意，那些汁液后来是怎么一点一滴地，渗回了它们扎根的泥土里。

那一阵，他的眼睛和心思，全都在河道里的麦子身上。

河道里的麦子，在锦官城里那些外来务工的人眼中，种植它们的这个背景，一定是非常滑稽和可笑的。

河道里已经没有水了，河床是干涸的。但是，没有水的河道，依然还是河道。河道里那些被清澈的河水冲刷着，不知道干净了几百年几千年身躯的沙砾和石头，在几年之前，就被尚进东工厂里制造出来的黑色污水，湮埋在了污泥底下。两边沿岸的湿地里，同样淤积着一层厚厚的烂泥。只剩下中间一线水沟，在积存流淌着一缕散着淡淡臭气的黑色污水。

在河道里种麦子，是他爷爷的主意。在家人眼里，这个老头子已经老得有些古怪了。

种麦子那天，锦官城的好多人都跑来瞧热闹。他们弄不清在河道里种麦子是谁的主意，都以为是尚连民自己的主意。尚连民也不解释，随便他们怎么说去。他们看着尚连民在那里认真地刨地、花垄、施肥、撒种子，就都站在河岸上居高临下地看着笑，七嘴八舌地说面粉多少钱一斤，又不是金子的价。就是金子的价，整个锦官城的人都饿死了，也饿不着他们家一颗牙。他们家里有那么多个厂子，钱和树叶一样多。

那个从城里回来的小顺，先是在人群里站着。后来，他朝那些七嘴八舌的人瞪了两眼，就甩掉脚上的皮鞋，挽了裤腿走下河岸，